

客观理性看待印华文学

南方明

看了XX文友评价印华文学的高论，其站在学院派从中原文学的博大精深来替印华文学打分，结论是印华文学基本上都属于“学生习作”的范畴，都不算是文学作品。所以他认为需要文学批评，诟病一路来的“吹捧”评论，说吹捧的结果“捧杀”了文学幼苗，不利于印华文学的发展。XX的评论，只能说是对了一半，欠缺的就是不够客观理性地看待印华文学在历史长河里的坎坷发展，视角不够全面，纯以一个学院派出身、经过导师培训的文学视觉的“显微镜”，只凭据其手上所拥有极为有限的印华文学作品（限于报章上常见的文友作品或个别文友文集），就以偏概全妄下结论，是不够理性与缺乏学术研究胸怀的草率“评点”。必须承认：一向来海外评家对印华文学的评点都欠缺全局观点的视野，仅仅凭据二手资料就轻易下结论写评述，没有深入了解印尼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与区域（西区、东区、北区），所客观存在存在的印华文学现状，因而所评之说，都大多数欠缺客观公正。

评价印华文学，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演变期来看待，须从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华马来由文学起始，到五、六十年代印华文学发展的高峰期，一直到七、八、九十年代苏哈多灭绝华文的三十年黑暗时期的印华文学，以及2000年后民主开放印华文学的复苏期。从这四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客观地以当时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，才能符合历史极限所产生的印华文学作品的特点与特性，做客观理性的评价。这四个历史时期有没有较为成熟的文学作品呢？历史事实已经真实记录了印华文学的生命力，就如“印华马来由文学”，已经被历史证明影响了后来的印尼主流本土文学的发展，其作品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如今，例如许平和（Kho Ping Ho）等的武侠小说风靡了印尼的文化界，是不争的历史事实；到五、六十年代的印华文学高峰期，更产生了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，这时期华文报的蓬勃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文学人才的涌现：巴人、犁青、杨骚、沙里洪、望野、平鸣……等等一批优秀文学家作品的水准，

在当时的东南亚国家里的华文文坛里是广为被推崇公认的。

而到了苏哈多军人统治的三十二年黑暗时期，虽然华文华语被封杀，印华文学仍然以“石在，火种不灭”的顽强拼搏，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，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就有：黄东平、黄裕荣、柔蜜欧·郑、李愁莫、冯世才、阿蕉，茜茜丽亚、莫名其妙、林义彪、严唯真、林万里等；而2000年民主开放后，涌现的印华作家如李卓辉、沈伟真、容子、金梅子、卜汝亮、高鹰、袁霓、莎萍、雨村、晓星、夏之云、廖彩珍、云风、阿里安、叶竹、顾长福 等等的文学作品，他们的作品能一般化地评价为“学生习作”吗？黄东平、黄裕荣、阿蕉、林义彪、莫名其妙的小说；柔蜜欧·郑、冯世才、茜茜丽亚、雨村、叶竹、莎萍等的诗歌；李金昌、容子、夏之云、廖彩珍、袁霓、高鹰、云风、李愁莫的散文，李卓辉、卜汝亮、沈伟真的评论文。这些印华作家的文学作品绝不能被草率定位为“学生习作”，那是有欠公充与被贬低

的。必须确认的是：绝不能以中原大地经典文学的高水准，来对比评价要求东盟华文文学。文学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历史产物，绝不能以主观愿望苟求超越历史极限的“优秀作品”。而作品内容的“雷同”巧合，也不能简单地评说是“抄袭文章”，那只是作者视野的极限性而已。同样的不能一味要求作者摒弃古人智慧的词句，自创词句标新立异、只有自己懂得的“词句创新”，那只能误导作者走进自我膨胀的死胡同。

但必须肯定年轻的XX文友是出于一片热诚，希望印华文学的发展提高，初衷意愿是好的。他诚恳提出印华文学只有健康的文学批评，才能进一步发展，这是正确与无可厚非的论

点。他也诟病一路来存在于印华文坛的“吹捧”不正之风，书序之作大多数只褒不贬，给人的印象是“看交情”讲“客套话”，一味竟说“优点”好话，这极为不利于被评者的文学提高。必须肯定：XX的见解是中肯的，印华文学批评，确实是有待于进一步改善提高的必要，不能以“提携爱护”为借口，造成了恶劣的“捧杀”恶果，客观上起到了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”的吹捧弊病，是十分不明智的“评述”作为，应该提倡健康的文学批评，评点优点的同时，也应适度指出作品的不足之处。印华文坛的有识之士，是必须站出来，给予严肃看待与认真纠正的时候了。

